

河南省上蔡縣志

上蔡縣志卷之十

毘陵楊廷望纂修

人物志中

鄉賢

楊廷望曰中州清淑之氣人物所由生然氣稟各有不同中和與畸行雖分類而並見而聖門高弟舉忠臣孝子白爲首選矣若夫其氣偏者多不軌于道每爲人之所不能行而其事終于古而不可沒如李斯輩是也其氣厲者自不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一

以一世而其行必異乎人之所欲爲卒以其身爲侯王而有所不諱如馬殷劉鋹是也其氣和者知偏者之違乎理厲者之異其性而曰聖人可學而至非其門墻則不居焉其心若謂前乎我者有人矣吾當學焉後乎我者有人矣吾將啟焉其以化乎偏厲之氣而入中和之林者如漆雕諸賢謝良佐諸儒是也余于上蔡人物從周秦以來皆曰賢焉若是則互鄉之童子可見秦火之畸人皆可進而登賢者之列乎夫子不

之不不

去其賢不肖將不得爲君子耶自開闢以至今茲其間卓犖之人不知凡幾豈今所傳者足以盡此哉當時諸國未晰皆蔡人也凡在蔡者盡屬汝南汝南高士其可見者又止此三人哉卽二三人之雄亦未始不可以槩上蔡也此皆賢者也此皆鄉之賢者也志鄉賢

周蔡季蔡洧傳

左傳

蔡季蔡之公子桓侯封人之弟哀侯獻舞之兄也初封人無嫡子季次當立而封人欲立獻舞季避之陳及封人卒獻舞立季自陳來奔喪且爲之請謚君子曰若季堵智足以語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

蔡洧蔡人也仕楚有寵於王王滅蔡其父死之王使與于守而行遂因羣喪職之族比于棄疾而入楚復蔡以復父仇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三

周聲子傳

左傳

聲子名歸生故太師子朝之子初楚伍參與蔡人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惟楚有材晉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

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拜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

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  
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  
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具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  
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下能也子儀之亂析公  
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  
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  
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以爲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  
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焉蓐  
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  
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  
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

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  
乘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  
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  
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本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  
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  
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周朝吳傳

左傳

朝吳蔡大夫聲子子也楚靈王滅蔡封棄疾爲蔡公朝吳乃依棄疾在蔡楚觀從事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乃召子千子皙與之盟率群失職以亂國人執之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帥師入楚楚潰於訾梁棄疾卽位是爲楚平王於是封蔡復其故國楚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

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之錯傳

左傳

文之錯蔡大夫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

周漆雕四賢傳

家語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漆雕從字子文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徒父字子有

漆雕侈字子歛蔡人孔子弟子

史記作哆

漆雕憑蔡人孔子弟子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

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宋俞文豹清夜錄作漆雕期

周曹秦二賢傳

漢司馬遷

卹字子循孔子弟子少孔子伍拾歲

秦冉字子開蔡人孔子弟子

按崇祀考曰秦冉顏何二人張永嘉引程敏政  
之議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奏罷其祀今議  
仍當復祀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

李斯列傳

漢班固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 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一

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

盡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夫王之賢繇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吏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

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

王

穰侯逐華陽彌公

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令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三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

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賔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亦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於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

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  
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  
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飭虛言以亂實人  
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  
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  
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五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  
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  
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三川守李繇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 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舞

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六

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屍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口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

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謏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戴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

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

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豫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兄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八

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度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不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効也之晚斯曰我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齋桓兄

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十九

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 蘇曰旣丁居 立太子使臣將

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惟上幸哀

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

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鋤雖  
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並  
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而  
日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  
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  
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

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  
之奈何李斯子繇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遇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  
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王者  
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  
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  
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

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

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

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

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好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聰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

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玉道約而易操也惟明王爲能行之若此則謂 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面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良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 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皆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

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曰丞相不來今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繇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

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刼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刼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

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

李斯李斯拘繫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

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繇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賔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寬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

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足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爲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

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今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人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

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未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秦蔡賜傳

漢司馬遷

蔡賜上蔡人也從陳勝王陳封于房號爲房君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賜爲上柱國及武臣自立爲趙王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後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

漢吳公傳

吳公上蔡人文帝時爲河南太守治平  
徵爲廷尉公故奇雒陽人賈誼秀才召  
薦爲博士班固循吏傳曰漢興之初反秦之  
休息凡事 易禁網疏 而相國蕭曹  
爲天下 作盡一之歌孝惠垂拱  
房闔而天下晏然民務 穡衣食  
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  
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嚴而民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三十三

漢家循吏之始者也

漢翟方進傳

附長子宣  
次子義

漢班固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  
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  
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  
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  
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三十四

衆曰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  
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  
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  
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  
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  
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  
可所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  
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

人 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  
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  
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  
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  
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  
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  
豸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

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  
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  
校尉涓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  
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  
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  
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  
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  
可之大者願下中朝持進列侯將軍以丁正國法度  
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宣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

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  
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  
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勲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  
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  
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  
下車立頤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  
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  
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  
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  
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中大夫  
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群  
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忌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  
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詆丞相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  
校尉勲目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爲  
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

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勲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旣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閱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

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反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莫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與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

迺令小剋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

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旣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

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  
其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度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  
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閱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  
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  
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  
慘毒以立威而亡織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  
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

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  
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  
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没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  
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  
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翹翼雖傷不避也貴  
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  
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閱咸歸故郡以銷姦  
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旣廢錮復徙故郡以憂  
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

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  
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  
然以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母怠近醫藥以  
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  
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一

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  
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尋以爲  
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  
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旣效  
可爲寒心今提揚睂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  
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愼朝暮上無惻  
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人位爲具臣  
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群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

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堞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旣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詳計塞

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  
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  
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于它相故事謚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  
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  
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  
與曲陽侯爲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  
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  
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  
臾義至內謁徑入立迺走下義旣還大怒陽以它事  
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  
立傳送鄧獄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  
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  
宛市迺送吏民不敢動 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  
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 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  
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 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

吏也其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後義坐法免起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黑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賢者而立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四

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於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蘓隆爲丞

相中尉臯丹僞御史大夫 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  
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  
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車將  
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  
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  
王況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  
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  
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  
關東甲卒發奔命 焉復以太傅武讓爲積弩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五

將軍屯函谷 者作大匠 鄉侯逮並爲橫壑將軍  
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試爲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  
丞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霸上常鄉侯王輝爲車  
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  
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 孺  
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  
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  
臣莽之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

作大訓 遣大夫桓 等班行諭告當反

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諸將東至陳  
菑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  
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  
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詔 居攝予承  
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  
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甄分  
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  
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燦  
然基業旣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六

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  
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  
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  
思王名曰鉅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  
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所殺鄉邑汝  
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  
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輔相捕  
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

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子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綬朱輪車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弃軍庸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七

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檠令劫畧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卿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爲厭難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

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爨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錄以小大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鹵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卽眞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爲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爲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

堂有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群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淑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燹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諄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群盜趙

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霍鴻負倚整屋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整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建表水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四十九

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齊馬殷傳

子希範附

宋周 羽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五十

爲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爲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爲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

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上  
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  
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勇壯  
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  
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  
勳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  
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  
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  
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

飲馬耳莊宗大悅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  
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  
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  
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  
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  
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  
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  
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  
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

短而腰長語吃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

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

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  
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  
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  
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  
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  
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  
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  
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  
服召僧念佛以禳北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

爲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  
無以對命壯士鬻而殺之旣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爲  
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  
妻妾間坐而飲爲衆所惡其弟希崇乘釁作亂擒希  
萼囚於衡陽旣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  
五十里沼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  
聞其來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  
不免吾屬受先王恩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

謂居水上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

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人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僞漢先主名嚴後名龔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爲賀水鎮將旣卒以其子隱嗣隱卽嚴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嚴代其任梁朝命拜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嚴乃白虹爲白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五十五

龍見上賦以賀之嚴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爲龔嚴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床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曰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鎚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嚴之唇吻必垂涎及頤頰若噙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蜃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嚴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

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瓌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楹椽桷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眞珠又琢水精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玉柱之上嚴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嚴殂子玠嗣位是爲殤帝昏暴益甚亦爲長夜之飲其弟晟使壯士夜以角觥進而弑之於長春宮玠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每誅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貊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不忍聞銀晟之子也襲

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方人盧瓊仙人引巫樊胡子妖言以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銀旣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蕪府庫寶貨之外其眞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眞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郡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向待耶銀在南 僞封

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魏國  
及薨追封南越王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五十七

唐秦宗 傳

宋 宋 祁

秦宗權者上蔡人爲許牙將黃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使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擾寇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吉等攻陷襄州等處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麇駭雉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五十八

伏至千里無舍烟惟趙犖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文德元年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討之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堅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盡斬之克其外城十一月宗權爲其愛將申叢執以降檻送京師與其妻趙俱斬獨柳下

宋祖士衡傳

元脫

祖士衡字平叔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士衡詞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飾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子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五十九

宋祖無擇傳

元脫 脫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歷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敝徒文具且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

學士知鄭抗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興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

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 御史出卽得無擇罪  
乃知朝廷 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效者尋復光  
祿卿秘書監集賢 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陽  
信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  
術又從穆修爲文章二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  
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 放棄訖不  
復振士論惜之

宋宗翼傳

元脫 脫

宗翼蔡人篤行孝謹博聞強記而謙家無斗粟自若也未嘗以貧窘干於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故見星足不出門戶待鄰兒如成人戚同文嘗謂之曰子勞能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不仕年八十餘卒子產舉進士官至西京轉運使子度共二人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二

宋謝良佐傳

明鄧元錫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受學語次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亦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而發赤純公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良佐遂時時靜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穎有泚也與劔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公語鳶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三

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已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是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

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旦旦以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久之對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繇正公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深力如此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事佛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 矣惟楊謝二君長進晚益平質不舍於素位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四

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朱震詣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迫暮何從得欵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冕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繇灑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

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水有根故難拔雖枝條翦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篤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眇習載記決科之利也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目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五

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千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中召對除書局後斥爲筦庫以飛語繫詔

獄褫官

元王得友傳

舒逢吉

王得友者上蔡人也博學能文窮經識理效邊孝先之曝腹體傲簡栖儼西家施之捧心詞宗王勃秋檣看月吟爛熳於天章夏閣攀山詠嶒巒於雲漢鍾靈龜筮草之秀發鏗金戛玉之聲爽籟放而風生清飈動而雷舉層臺峻閣龍篆虎觀茲有東嶽廟一記琳琅粹美金石騰輝庾子山堪與並肩徐孝穆幾爲把臂凝神靜慮霞彩煥而錦繡頻堆銳意沉思雪詠成而陽春迭奏蒼然有色折來江上之芙蓉嫩矣誠香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六

挹去籬間之蘭蒨柳子厚南霽雲之廟碑王子安滕王嬰之閣序是以筆推燕許因之韻叶盧王旣富三教之鴻篇復考七畧之實事松陰界道如臨避雨之層林桑岫當軒似貺觀濤之絕阜豈徒散花天女儼然螭首蛾眉不知飛空夜又劃如虎頭燕頤繪超吳道子之變相氣骨堪憐描凌王右丞之山莊曲折如意丹楹刻桷無不生成繡幕朱欄有其妙巧兼以黃江夏之家教旣臧則必李隴西之厥志不輟雲蒸霞半空之樓閣崔巍日升月恒平地之培塿偉壯所

有典有則既和既平者也雖然駢麗之文子雲  
少作玲瓏之技般爾侈以雄觀休嗟天外游絲結  
成龍鳳之彩由來海中雲氣聿昭象馬之形惟千古  
有其神交故萬人同此目矚必前身盲昧有眼不  
驪珠奈半世焦枯到耳翻成魚目秋風月冷空聞歎  
息之吟暮雨晨興如奏簫韶之曲豈知已有命千古  
竟無同心何覲面欣遭一日遂成莫逆曾披衣而入  
夢彷彿形似堪描奚搦管以舒懷不覺煙雲滿紙借  
梅亭之妙筆寫絃上之清音異世自結芳隣桃李溪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七

邊談夜月千秋會於籌室絲桐譜上託薰風僅此慧  
業文人遂有異鄉之骨肉他如賞心樂事不妨隔世  
之弟昆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苟或人亦有心班  
荆道舊故知人論世全從誦詩讀書乃格物致知不  
在尋章摘句何須死傍要離之冢必也生招宋玉之  
魂莫迓于寶之搜神亦有少君之冥會友朋義合誰  
分東西南北之岐金蘭氣投盡在寒暑往來之下藺  
相如之慕相如豈謂雲月是同而溪山各異杜子夏  
之別子夏不過衣冠各製而大小攸分楊雄之後自

有楊雄古今豈無識者顏淵之外更得顏淵舉止定  
不由人讀沈約之宋書公然論靈運于卷末批韓愈  
之唐事何妨見元賓於朋從敢附佳製用奏鄙章

明趙濟翟慶傳

楊廷望

趙濟上蔡人洪武年以貢爲刑科給事中有奏陳祥刑一事帝嘉納著爲令

翟慶上蔡人永樂十二年貢任御史被彈劾不避權倖

論曰嘗考科目之法於明初自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矣其目有明經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喜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六十九

文上又以初立辟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校閱不稱旨輒坐舉主往往有謫戍者嗚呼法亦在乎立之何如耳進士之法嚴則進士之中有君子薦舉之法嚴則薦舉之中有賢人吾聞洪永之間難乎其爲有司矣鄉有讀書之子則必報之有司有司報之府與省試之而不稱則坐有司有司復坐其罪於其父兄幸而稱矣則薦之於朝朝復嚴覈之欲不爲正人不可也趙濟翟慶者身居臺垣而又有疏可觀又有不避權倖之頌其意曰與其貪墨成風之見惡

於朝何如正直足法之見重於世哉舊誌錄其名而不著其事姑論其世以知其人以原其心耳

明馬驥傳

子昇孫敷嘉謨附

楊廷望

馬驥者上蔡人也性倜儻不假人以私讀書有家學其父宗道靖難時曾從軍涉歷艱險歸上蔡而慨然曰丈夫不能擊奸頑以掃除天下亦當訓子孫以光王國奈何守一隅不窮治古今耶乃專心教子驥遂登永樂乙未進士先是乙酉歲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爲庶吉士驥登第亦以文行重當時得爲庶吉士焉久授戶部主事後遷浙江左叅議時成祖勵精圖治有人納銀於瓜餽刑部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一

主事劉寧寧妻發之詔褒平日廉信於妻故妻能佐夫以義有白金綵幣之賜中外惴慄皆以廉隅自養故驥爲叅議於浙也銳意興除豪奸斂手會有運官以金絲絡珠爲佛像餽驥者驥忿然杖而遣之於是朝野爭以驥爲義歷洪熙宣德皆在外治至正統時以考績卒於京鄉人嘉其行事祀於鄉賢祠禮也馬昇者驥之子也有家學中成化庚子科舉人歷仕爲遼州知州生子敷至正德辛巳又以進士第焉馬敷字子仰驥之孫昇之子也少豪宕不羈以

大節爲己任第進士念母孀卽上疏乞終養未  
兵部主事尋改南臺御史首疏論吏部尚書王瓊十  
大罪乞罷黜以謝天下初都督江彬之得幸也吏科  
給事中孫懋已疏之矣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  
不致禍者都督江彬自進用以來專事從諛道非凡  
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上幸南海子幸  
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今又導出居庸關旣臨宣府  
又過大同以致深入應州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  
兵未集狂敵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故轍哉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二

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江彬如此而王瓊陰  
與之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江彬之力居  
多故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閣臣楊廷和  
欲論瓊殄當時兵科給事中于宣西平人亦剛直敢  
言曾有論馮某一事乃託禮部侍郎王瓊與于宣言  
于宣又有論秦玉瓊不稱職之疏此馬敷上王瓊之  
疏亦有由來矣通紀謂馬敷等論王瓊拜杖諸御史  
有死者敷始終無撓詞謫判興國州遷蘇州太守雄  
才敏斷處之裕如宜乎與學士大夫登虎丘泛太湖

杯酒嘯咏一旦解印綬日從朋舊爲泉石游不復問人間事也當是時人之議王瓊者貪財好睚眦中人王世貞史料猶能言之議者謂瓊不拒江彬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一時豪傑爲朝廷用然王瓊爲人多計算穎敏默識號一時名將人各有所長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可耳何必偏瓊而竟短馭哉惜乎其論瓊之疏無有存者或曰前令有修蔡志者與瓊爲同鄉故廢之何不知取長去短之說也馭著有蒼臺集嘉靖甲午有馬嘉謀舉於鄉爲馭之後裔云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三

馬嘉謀驥之耳孫也有家學中嘉靖甲午科舉人歷仕爲泗州知州其前時馬璫以天順五年貢馬瑤以弘治元年貢其後馬汝桂又以泰昌元年貢論曰忠孝出於一門其天性然哉亦其所習染之漸也予來上蔡問蔡之世家莫不曰馬氏人物之盛也馬氏父子祖孫皆以忠孝名其鄉語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忠孝人事之大者也馬氏累世官未至三品其行事卓卓有可稱吁榮矣哉

明李遜學傳

楊廷望

李遜學字希賢上蔡人也祖士衡爲宋學士而有成書范谷英爲元龍圖閣學士官禮部尚書而無一事可考議者蓋已久惜之矣遜學有文名而好作滑稽家言凡燈會則有謎語令人射覆如郭舍人東方曼倩之流班固所云東方生梅臯輩主上以俳優蓄之亦足爲臺閣累也遜學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侍經筵丙辰充會試同考官遜學能知人閱其文如見其人故所遴選皆海內知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四

名士遷浙江僉事陝西副使復補山東三仕皆爲督學一時衡鑑皆有秋水一堂月明千里之譽後以內艱歸里集各縣學生儒讀書上蔡祠後官至宗伯光山王君相語呂柟曰史氏而知今大宗伯吾師上蔡李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爲浙江提學僉事喪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皆得事之稟大經焉以固者達其變以用者閑其守以志者祛其以法度者求其性以會通者先其忠信故今五六人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焉皆饜飫師程曰

哉憂而勤其志遠矣初以太常卿兼翰林侍讀署詹事府事進講虞書一章多寓規諷上善之累進禮部尚書大學士三十餘年皆以能文稱故著有悔軒稿卒諡文簡云子李汝梅中正德癸酉舉人任直隸大名知縣學唐詩學晉字翩翩之佳公子也卒無嗣葬文簡墓側

論曰余丙寅春來上蔡之次日當巡視城闕登西城而望見其高隴茂草豐碑仆地問何氏之墓也父老進而曰此李文簡公遜學之墓問其子孫曰微矣家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五

既微其覆此碑者何人歟曰李氏之旁枝也李氏自汝梅無子而其家爲族人所分曰尚祭祀歟曰墓田數畝寒食間族人利其微或亦有紙錢焉更利其墓間磚石竊而鬻之如華表右竿爲豪人琢爲農具今墓門僅存止石几石馬翁仲虎兔而已余爲禁諭曰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李文簡雖不能如柳下之德豈竟不保尺寸之士哉後有犯此隴者罪然蔡自宋以來祖氏有名墓在汝陽界安陽鄉祖無擇之直不可泯范谷英以禮部尚書久失其墓余遣人歷其

地問范尚書墓野人指一塚曰范尚書墓也果有石  
碣在焉是三公者古之有爲人也今其墓如此何怪  
樂邵子孫降爲皂隸乎夫世有盛德而其後自長或  
者太原瑯琊郭璞指淮水以誓祥與覽皆以孝稱而  
覽之子孫盛於祥天之報施善人又有其說哉吾眺  
西城而發歎於李文簡也

明四孝義傳

楊廷望

朱儉字子珉上蔡人天性至孝幼孤每父忌辰輒臥塚大慟向母問父形容繪像事之景泰癸酉春母病儉日侍湯藥中夜籲天願以身代旬日母卒哀毀骨立及葬負土哀號結廬墓畔久之枯楊生枝白雀數十翔集其上天順三年直指上其事詔有司建坊旌表

張伊字宗尹上蔡人爲諸生郡守張見而器重之令諸子師事焉弘治辛酉領鄉薦赴春官不第輒就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七

陘諭復補蒲城令因母病遂棄官歸服闋或勸之仕伊曰昔捧檄爲親屈也今二親俱逝豈計溫飽爲妻子謀耶終身不仕學使來聘公主大梁書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子孝平定知州

蕭鑄上蔡人爲撫寧令姿性溫良篤于孝行母性畏雷及母死鑄每聞雷輒泣于墓側如王哀事

張址字淑玉上蔡人爲諸生崇禎九年流寇犯蔡址同父文炳避難址被擄文炳曰兒必遇害我老矣雖王何益不如聚首泉下竟投賊壘賊遂殺之初址之

被擄也以父尚在隱忍求生後聞父被害輒號泣罵賊賊斷其髮以示之曰汝若復罵當斷汝首址不懼罵益厲賊怒決其舌鑿其齒不能出聲猶瞋目戟手聲息甚壯賊乃劓之并斷其手比及死無完體矣人莫不哀之

論曰孝美德也庸行也以庸行爲美德何不數數見乎春秋之時廬墓之事見于孔門諸賢自此以後廬墓之孝指不多屈惟朱元晦家禮一書獨成於廬墓之年今吾於上蔡得三人焉曰朱儉曰張伊曰蕭鑄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八

至今朱儉墓前汨汨有泉曰孝感云國家有難不能靖則必死當寇訏之時莫不思得一生路附權貴得半綬之綰若夫先以其父未死而已不敢死旣見父死卽號泣罵賊以嚮其身所謂殺身成仁移孝作忠者非歟吾於上蔡得一人曰張址夫成仁孔氏之言也取義孟氏之言也孔孟皆曰仁義如此矣夫復何言

明雷雯傳

楊延望

煥章號東岡上蔡人也祖昇父祥皆以長者名鄉里人多敬之惜其有潛德而弗耀於世也雯生而警敏一時人皆稱奇不好弄坐起端重如老成人爲邑諸生最有聲譽傳葩經者皆曰雷雯雷雯云弘治乙卯領鄉薦不第歸攻苦不少懈時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雷震西北旱熯徐溥奏罷三清樂章陝西縛妖僧天下紛紛以講正學爲急雯歸而思以學先人也嘗曰學莫先於正心心苟無愧餘非所恤也故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七十九

治家以孝謹待鄉黨又皆以和婉稱越十有三年居家如一日至正德三年戊辰雯乃得成進士焉當是時災異屢見隕星如雨彗星見參井間侵太微垣太白經天正人去位劉大夏乃致仕罷劉健謝遷罷韓文王守仁救戴銑下獄又罷總制楊一清宸濠洵洵以結納權姦爲事雯以新進儒生授行人兩使藩府號稱職擢戶科給事中雯曰此可以盡吾職矣遂以諫諍爲己任壬申盜發畿內雯被命紀功至約諸贈曰凡吾所以來爲安民計耳若等務一乃心力以克

有成功無輕敵無養寇無多殺無辜諸將遵奉  
隨後趙風子等伏誅劉六等舟至狼山遇颶風作舟  
覆而亂熄矣初近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中衛時巡  
撫中有縱所私殺人以邀功者雯劾奏其裨軍中股  
慄先是有民陷於脇從旣獲莫能自明雯皆爲辨其  
枉前後所全活者甚衆上嘉納之特爲賜晏甲戌乾  
清宮災雯疏陳可以彌天變者數事留中不發人皆  
以爲危雯曰言職也避禍可乎是年再考最受封典  
其二親皆奉養在都親承覃命人士榮之後以二親  
恩歸告終養因以家食焉不久遂遭疾賔客來問疾  
必談國家事疾革每自反無一不可爲人言第曰無  
媿吾心可以死矣至嘉靖壬戌其孫大壯成進士官  
至禮部員外郎云

論曰諫諍之於人甚矣哉有言責者則必盡其言前  
弘治時可以言矣言之者亦復無禍雖有禍而上  
爲之見原茲者正德時又難乎其言有懷抱者又  
得不言故言者卽有禍而上未必能量且朝中自  
軍矣下之司軍者寬嚴必視乎上朝野惴惴吾

知左掖之署更難措手也雷君不避時諱既切以言之命之典軍復嚴以成之若雷君者可謂履危若安而恩宴之錫豈非誠足格君有以致此哉大復集有雷黃門凱旋圖歌所謂雷黃門者東岡也東岡有靖畿甸寇功大復歌之如此

明張晟傳

楊廷望

張晟有隱德上蔡黃埠里人徙居郡城南歲種瓜穆溪上啖行道人不責報子琳奉父訓丞蒲州遷湖州倅居六載求解職湖州民遮道留不得歸里日以課子爲務次子瑶令廣濟士民戴其德歸耕隴畝兄弟高尚人以爲穆溪之報琳生儒中弘治壬子亞元儒生惟恕登正德辛巳進士授江西道御史畿輔屯田勅御史崑理自惟恕始戚畹豪貴吐退若干千頃畝按淮楊謁陵寢狐穴叢區疏請驅捕上遣工部郎董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二

除殺之無遺種還朝攝殿工璫使無所侵牟出爲易州兵憲復補湖廣會迎梓宮于富池驛江漲失期詔詣廷尉獄官調護唯謹免官歸蘆岡徜徉詩酒年五十而卒  
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若張晟者匹夫耳有穆溪之德而子孫繁衍登科第者九人而張惟恕行事爲最著至今人言其狀猶有白簡風清之意焉張瑶令廣濟其惠政不可考武湖紫石間有大族曰張瑶多讀書積穀豈其苗裔尚有存於廣濟者哉張晟子孫

有三傳多載汝陽誌中父老言其世上蔡姑  
事於上蔡誌云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三

明劉光國傳

楊廷望

劉光國字賓卿上蔡人也幼孤貧依母王以爲生母紡績自任爲兒助膏火勉就學有聲鬻序間隆慶戊辰登進士第初授太原節推渾原精明行事不露圭角斷大獄一時稱爲能太原時有盜入人家劫財殺主三年無成讞直指以屬光國光國曰不悉呼其鄰人其事不得悉也于是乃聚其鄰入而訊之乃潛察其中有一人色動乃私念曰此事在茲人得也遂大聲曰殺人者汝也奈何以累多人哉一訊而獄成衆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四

貼服稱神明以政治拜監察御史時萬歷改元癸酉也天旱陳言欲停梵宇不急之工上怒切責都諫賈某疏救之遂出按陝西隨又出按畿南所至發姦擿伏不可勝紀風采凜然而貪墨望風解綬矣後以內艱歸里免喪拜順天府 俄改陝西副使會奢酋西犯河湟上令經畧督府詢謀可當大事者遂共推光國爲能乃得擢叅政駐金城漸擢按察使駐湟中光國皆深入絕塞治兵備糗糧得守禦之法會有寧夏哮劉之變官兵攻圍年餘不下餽餉告急光國自臯

蘭城下筏經行塞外芻糧軍器絡繹不絕轉輓之勞  
一時稱首功擢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未幾解組歸雍  
雍鄉里人咸稱爲厚德君子曾自署其門曰牽牛堂  
下循天理羅雀門前閱世情其居鄉又可知也著有  
索鋸集今失傳

論曰劉光國可謂才臣矣惜乎其撫秦未久也方其  
下臯蘭力爲轉運其才有大過人者然有才而不盡  
用亦士君子之傷也善用其才者居鄉未必盡皆有  
德光國復雍雍和鄉里又可謂善藏其才者矣

明冀夢曾傳

子懋中附

楊廷望

冀夢曾號竹軒上蔡人也以書名能作方文字善賦賢聲動一時歷試未就屈從椽於藩司考授濬縣丞濬北之名邑也夢曾甫兩月甚有佐邑稱丁祖母憂哀痛幾過禮服闋補山西之榆社榆社者又山西之鄙邑也地瘠而民貧賦役多不辦會令缺憲司皆以夢曾能田賦獄訟諸大政皆藉夢曾以署之天下當成平銓部嘗數年不選人夢曾署榆社動數年無他委夢曾曰此可以施吾之所學矣榆民無所衣夢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六

令其多種綿無織具夢曾又爲作紡車式不解紡織夢曾訪卑中知紡織者沿鄉村以教之春秋履隴畝督耕種鄉里立社學勤誦讀比年而倉廩裕閭閻喃喃多讀書聲夢曾每夜出課紡績與讀書之勤者而勸勉之一夕偶過寒士廬隙中燈火外射夢曾潛窺之見一老姥手自紡其子讀書於其側次日召而賙之命與其子同業又令山徑植榆柳歲饑則使其葉樹成其材可爲器也榆社於是無負逋之民游隋之子無無衣之家無不足之人矣臺憲重其

而獎薦之凡十有七檄較一時同事晉中者有三號三傑云遂遷秦鞏昌之階州同知方履任卽攝州事階更秦之下邑也一城在萬山之中界兩賞秦之間地瘠而民貧夢曾嘆曰向者爲榆社之陋不意茲者階州之更甚也乃建四倉法耿壽昌常平遺制捐俸薪得穀三百石以貯之其出入交納皆有法臺司聞之皆分俸贊助嗷嗷之民於是乎有起色矣階州僻陋素無文廟無教諭及兩齋凡民之讀書者亦少夢曾選民間俊秀子弟教以讀書有貧不能讀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七

者則延師以教之於是請建學宮請設儒學教諭及訓導諸員立門斗學書諸役鄙俚之習煥然改觀而爲文雅之鄉矣較前之所爲榆社者又稱藉甚也乃自言曰椽吏而至此可以歸矣未幾卽以病告士民之臥轍攀泣非循故習乃實意耳至今兩邑俎豆輝煌春秋如故云夢曾少失怙事母極盡孝暑擇涼室冬必溫衾母好飲每饌必設酒非久醞不以進待異母弟無異視擇師訓課勤苦倦則督之惰則涕泣而從之且備述先人遺囑以戒之及其成立也則推

產以贍之有勸其爲子計者則婉言以謝之曰吾汝南原有先賢之成法在故處鄉里則勸之爲善有喪則助之以貲其族人卽有不率者惟恐夢曾之知也國人誦之者莫不曰冀氏之德如此其後未有不興者至萬歷甲辰其子懋中舉進士又得累贈夢曾至中憲大夫知府祀鄉賢云

冀懋中號玄樞冀夢曾之子也少領父訓而勤於學以萬歷甲辰登進士初筮爲博平令博平當漕運之間地瘠最稱難治懋中曰博平雖擾尚可爲也吾父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八

爲榆社爲階州尚成治焉吾何怯於博平乃刻苦自勵期年而政聲大著調繁爲益都益都又青海之首邑也地廣而民衆族大而政煩出堂皇吏民紛雜日昃不遑食懋中甫下車曰此足稱繁劇耶邑而劇令將無政乎乃擇士之賢者而禮之農之情者而勸之強禦者不足畏而奸滑者無可矜也青有巨寇其風聞於臺憲者已久屢索之不獲懋中知其匿於權貴家也直入搜捕不避勢要一准於律其再三審度案牘上至今筆跡指痕歷歷猶在不敢輕爲失入者亦

不敢慢爲失出也臺憲以卓異聞尋丁內艱歸服闋  
補直隸之滿城然滿城又彈丸地也懋中曰滿雖小  
莫如博平治雖難莫如益都吾以治博平者治其小  
以治益都者治其劇直游刃耳終以前在益都不避  
權貴之嫌止遷南刑部主事尋擢郎中遷陝西臨洮  
府知府守三年董率郡寮邊塞間多設警備其規模  
設施不同於爲令者蓋亦遠矣轉西寧道建節蘭州  
邊塞之最僻者也當沙漠之衝而居烽烟之險止惟  
有設備相機無不得宜而已時魏忠賢用事正人側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八十九

目懋中曰清流白馬之禍兆於此矣因齎表還里遂  
乞骸骨歸督耕課子邑有利病則委宛請陳邑有饑  
饉則減價出糶有褰涉之苦必建石橋以通之醫方  
釋典諸書無不廣布則又鄉人之尚 者也

諭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予修蔡志讀冀氏傳問諸  
父老冀氏蓋世有德焉謂其先有階州之訓而後方  
有西寧之詒也詩稱君子有穀詒孫子冀氏足以當  
之矣同修志景雋者爲西寧公孫有孫如此夫

言

明胡遵化傳

楊廷望

胡遵化字蔡一上蔡人也萬歷戊子鄉薦明年己丑聯捷南宮授楚之衡陽令衡陽地勢卑濕與中州水土不相宜非其願也居官清慎不避權貴衡有居要津者其弟以逋租名前令不能制遵化甫下車卽以法繫之獄而久逋俱完凡事無留滯一斷卽決嘗曰小民一日在官則一日不在田且富者借訟以難貧人故斷獄不出三日惟明克允一時稱服適圉圉有重辟者二人天久雨獄垣偶頽二人者乃乘機宵遁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

憲令嚴索之郡守與遵化善欲爲之報以死遵化曰疎虞而妄抵欺君孰甚焉緩則可緝而獲也未幾俚俚過市者果前囚也詢以故囚對曰小人何知但覺有導我而行者不審何以至此也楚人爲之歌曰衡山比峻漢水比清及入覲當還衡遵化乃以楚豫燥濕各異請願改教職得潞安教授一時人文蔚起學宮重修尋遷順德推官遵化父母具慶堅志不赴任乞以養親歸居家蓬戶布衣課子勸農過閭巷止一僕一蹇且擁蔽其而人之見之者私相謂曰此胡君

某也其同年有貴顯者勸之仕遂稱疾不出對 有  
針工者遵化日與之談見其忠實針工有女遵化曰  
吾有子其與君爲媼乎針工曰君貴人也我賤工弱  
息何敢與君子抗遵化曰無傷也與之爲媼焉遂生  
子名生霖歲貢也能讀書亦以清介稱遵化生二子  
長諸生卽針工婿也次滙渤亦恩貢云

論曰古人所謂清介自守者遵化有之矣旣不安於  
俗吏每自樂於田里栽花種竹飲酒賦詩亦人生之  
樂事也雖然朝廷名器原非託之山野之人直欲有  
爲以辦國事如悉逃之泉石種豆南山古今若陶潛  
輩幾許哉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一

明張汝教傳

楊廷望

張汝教陳留訓導張孟春之子也性孝友爲人儻而守家教爲最嚴少補邑弟子員與弟汝誨汝欽同居皆以孝友相勉誠母年老失明諸婦有所犯則率弟跪堂下請杖母怒止方去故同居五十年皤然白髮無異議也後子孫繁所居宅狹隘乃曰合之不如其分之然分之正所以合之也以所有膏腴田予兩弟其饒薄者自受之分之夕燃香誓於神曰吾自爲家督以來有寸絲分金不令兩弟知者神鑒之聞者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二

皆感泣汝欽爲邑宿學有聲於庠凡有求序記詩辭者必易名以應不敢自任其謹恪謙下如此更足不履市嘗戒子孫曰寧學忠厚毋學輕薄也初有姊適孫氏而寡苦節素著死之日白氣蛇蜒空中者不滅親鄰以爲苦節之徵聞於官將表焉命汝教呈其狀汝欽不可且曰好名鬼神忌之况女子乎生言不出閨死何獨聞於人耶不幸不如其常而若怪焉方憂懼又敢循俗諺而矜大之哉事乃寢汝欽著有鷄鳴

集左傳玉屑寇燬

論曰余筮仕得上蔡都門諸先生爲余言蔡邑有張仲誠先生性耿介篤信好學不愧古君子云迨至蔡聞先生足不入城市余益重其爲人昔稱非公不至先生卽公事亦不至也余因登其堂親炙其光輝益徵諸先生之言爲不誣矣繼乃延請先生主持書院而蔡之文教始駸駸盛焉當事者景先生高風卽欲一見顏色而不可得歲己巳重修邑乘復得與先生共晨夕始知先生爲張汝教後裔其家學淵源蓋有自來宜乎似續之人聯翩鵲起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三

也已

明劉時寵傳

楊廷望

劉時寵邑諸生也讀書而以拙自守常自置曰歷凡所事必記之卽某日鼻衄其歷必記也父宗禮年七十母張氏早死時寵事父能盡孝妻王氏生一子三女時寵教家亦有方人見其孝與慈不敢以拙議寵矣壬午春二月闖賊來破城城中人惶恐不能守先時宗禮謂寵曰吾老矣死不足惜汝當攜家人去寵懇請禮復曰汝去可免于難無事爲吾戀寵見父不肯去再三請皆不從父子夫婦相對泣父執意不肯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四

去又見寵戀已不卽去賊且至城危急乃自刎而死欲以絕寵之望以全其夫婦父子也寵見父自刎仰天慟曰吾之所以欲全此生者以爲奉老父耳今吾父以刎死寵卽存何以爲人子妻前而泣曰姑早死我不能事吾姑吾與若事吾舅今賊急而不能同舅生亦當同舅死若此子女者雖去亦將何往乎則是去亦死不去亦死何如同舅死各盡其父子夫妻之道哉于是呼子女盡刺之夫婦隨自刎於父側同時有已嫁妹爲邑馬兆麟妻者因亂急來約兄嫂扶父

走入門見一室皆自刎枕父尸而哭之曰我女人勿  
獨生也亦自殺君子曰劉宗禮見城破自刎可謂義  
矣時寵見父刎能自刎以殉以及其妻與子同死可  
謂孝矣其妹見一家死又能自刎可謂孝與弟矣劉  
氏一門能死事如此非素能讀書而守拙者吾知其  
不能矣

明曹震南等七生員死節傳

楊廷望

曹震南等上蔡人崇禎十六年間賊至欲其負糧震南乃不從賊買糧罵賊而死同時有趙應運李思顯彭凌碧周奭葛祥生父子俱生員皆罵賊而死

論曰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皆可誅也曹震南等七人者皆生員知讀書語謂見義不爲無勇震南輩讀書知理取義而爲之由是則死而有所不辟也如見理不明者曰秀才未字之女當乘亂擇木而栖遂至有喪名敗檢之事且有攘臂急爭欲取勝于人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六

而終不能救者視震南輩何如哉生員如此真不負所學矣

明三義傳

楊廷望

論者邑諸生也崇禎間有外鄉人朱建中者與論  
凌是時天下已亂兵寇訐集建中思歸其鄉因道塗  
多塞不可以懷貲行乃以所藏三十金授論代藏之  
論受而座之後論家爲賊焚建中因時平乃自家來  
蔡見論問其授論已失其處矣問其妻妻猶記其地  
遂於敗墻亂草中取與之今程雲從雲起雲騰乃其  
子暹與過其孫皆弟子員云

朱光明邑之椽史也崇禎間光明爲邑庫吏時賊將  
入城邑令許永禧帑有金屬光明藏之後許令旣死  
節其公子來奔喪光明引其公子於原座處掘而取  
之其舊封猶在也其子景運舉明經高第孫鏐弟子  
員云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七

弼者邑諸生也順治六年以官事累杞縣有同縣  
人劉平國解官銀伍拾兩遺失爲弼所得平國哀號  
自死謂失官銀定關家族矣弼聞而慰之從容而  
之以所獲金還平國平國泣曰我不慎而失官物  
之當爲子也不以爲已物而以還我我願以

一半分子粥笑曰我無子拾此金歸亦無人得財當此窮困時全不與子矣子受之吾非利此物人也平國感謝歸而告其邑人後粥以歲貢廷試從京歸病故於路未半月其家生一子今成人人皆爲還金之報云

論曰語稱臨財勿苟得若程論三人可稱不以冥冥隳行者矣子修蔡志父老言三人事最詳三人者皆有佳子孫誰謂者而無厚報歟忍一時之利而享奕世之福使金而當日留也尚有存諸今日者耶

王基昌傳

楊廷望

王基昌字畷一號長公上蔡人也性孝友而美姿容爲諸生時卽有推讓祖業於二弟之事中天啟辛酉科舉人以一論冠場至今人多誦之居鄉輕財好施親友之貧者基昌無所贈卽擇田產之饒者贈之遇窮塗者更盡力周全其好施如此謝顯道祭田其子孫貧將以鬻之基昌聞之曰禮不云乎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今以貧見迫至粥祭田何以爲爾祖之報乎基昌重價而贖之且戒其祀生日世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九十九

之子孫母效斯子也壬午寇亂相率避地於江南目毫徐淮揚之間水陸俱塞基昌攜妻子當歷亂之中逢迎自適未嘗以窮約困頓形于色見者皆曰此古君子也姿表非凡豈久居人下者哉于是遂家于金陵無論知與不知見其人丰儀必有所贈故基昌未言以空乏稱且謂同行者曰無憂客邸之蕭索也以所獲分而給之因得保其全家以歸者數數入

順治十二年至丁酉乃慨然發歎曰今可以出矣初筮得直隸之交河縣甫蒞任卽有沉寃經

八年不辨者夫婦同行遇河流不能渡夫欲負其婦曰此中無人見水勢大恐君不勝任覆中流不耶跌而過之以爲旁無人居故也適野廟中有二奸猾者竊見之跌之時其婦身之秘密瘡癬斑痣之類既詳悉之兩人者一冒稱爲兄一冒稱爲夫誣其夫爲姦拐而訟之官舉其婦之所蘊而驗之竟以婦斷歸其假夫所謂假兄者認爲真兄矣沉寃日久基昌始亦信其果奸人婦也婦于是乃厲聲曰訟其如是乎基昌疑之嚴訊其爲假兄者而以實情告人

以爲神隨卽有鄉里人入市還負者攜有金去兩日不還妻疑之尋於市不得詢於所負家又不得乃訟於基昌昌不得已而宿諸城隍神祠神若有告之者曰視腰下則得之矣乃拘其人之隣友而訊之其妻在側見一人繫腰帶者乃其夫物也基昌嚴訊終不服明知其人之爲彼物也乃着諸役扛之又不服遂命置大門外扛死將出門曰吾可以一時活猶活之懇諸役令其轉一訊而服先是交河縣有令亦河南人善訊事爲扛子王爺時亦稱基昌爲扛子王爺云

交河漕運之要衝也素有解草通州之役其消算官利千金積累八年未經消算官可得八千金基昌不敢自有盡以補民間本年之賦有江南督學使者託於基昌而不遂因嫌焉基昌卽繳印辭官去百姓苦留之後卒于官爲消算八千金之未清也其家口之留交河者三年學使者深悔其前非謂人曰吾始以所求不遂也而疾之不意王君之愛我百姓如此而受厥累乃折節爲游揚其子得奔喪以歸至今人言基昌莫不曰其好施也爲居鄉也其愛民也爲居官

上蔡縣志

卷之十

人物

一百一

也

論曰人之所稱大丈夫者惟居鄉與居官耳室家之所藏何足道哉吾觀王君居鄉則不惜其所有以濟鄉人居官則不愛其所有以資其邑人不慮其子孫而子孫自有之也不知者以爲迂儒之見不顧其後而不知其爲後者又何嘗在多出自所積哉吾至上蔡謁余者爲官炎官鳳其子也志旦其孫也官鳳時爲志事羈于局言其父事而爲論云

卷之十終

